

【名家心语丛书】

文化古今谈



金开诚随笔新作

望断南浦
蓬山通字林
美酒旌金
为梅依韵
红映带
纤雪一抔红

金开诚先生书

金开诚

新世界出版社



文化古今·說



金开诚 著



37. 1042
JKC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化古今谈：金开诚随笔新作 / 金开诚，舒年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1.8

ISBN 7 - 80005 - 609 - 0

I . 古... II . ①金... ②舒... III . 文化—研究—中国—文集 IV . G1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7476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世林

封面设计：贺玉婷

责任印制：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电 话：(010) 68994118

传 真：(010) 68995974

电子邮件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印 刷：三河新科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：210 千字

印 张：9.625

印 数：1 - 6000 册

版 次：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7 - 80005 - 609 - 0/I·063

定 价：19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新世界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在讨论会上发言



作者在写作





作者夫妇



作者在习字养生



作者在与女儿讨论





作者在阅读



作者近照



谨以此书献给金开诚先生七十华诞

名家心语丛书

主 编

周奎杰 张世林

“名家心语丛书”序

季羨林

拙著《千禧文存》问世后，蒙读者垂青，销路广通。具有出版工作“特异功能”的周奎杰女士和张世林先生，慧眼如炬，看出了读者是欢迎这一类文章的。于是别出心裁，以拙作为滥觞，扩大作者范围，编成了一套丛书，名之曰《名家心语》。今年将先后推出十册，以后陆续增加。

这十位作者，基本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。除不佞外，他们都是饱学之士，文章为能手，术业有专精。各人有各人的专门研究领域，都可以说是成绩斐然，蜚声士林，都是用不着介绍的。但是，本集所收的文章却不是他们的学术专门著作。他们用毕生之力，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，白首穷经，专门写出的文章往往是艰深难读的，对一般读者来说，好

处不大。这一类著作都另行出版。本集所收的文章往往是通俗性比较强的，可又决不能与他们的专门研究领域毫无关联，那样是无法想像的。本集所收文章大都与他们专门研究领域藕断丝连，既有通俗的一面，又有专门的一面，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之为雅俗共赏吧。

今后续出的若干集，估计也是老年学者的文章占相当高的比例。也许有人要问了：你们为什么独独偏爱老年学者呢？敬谨答曰：人们对年老和年青应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。同大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，年龄也是随时变动的。今天的老年就是昨天的青年，今天的青年就是明天的老年。人世演化，有如长河。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。这一条长河流永不停息，想切断也是不可能的。年青人有自己的优缺点，老人也有自己的优缺点。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老年人的优缺点对年青人至少有借鉴的作用。

青年人暂且不说，我现在专门谈老年人。老年人由于活得时间长，用两句通俗而又夸大的话来说，他们吃的盐比青年人吃的面还多，他们过的桥比青年人走的路还长。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。经验可做学习的榜样，教训则是前车之鉴。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，举其荦荦大者，不出两端，一是

倚老卖老，二是无所事事，“坐以待毙”。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，于己有损，于人无利。现在，全世界，中国当然包括在内，人类的平均寿命逐渐提高，将来还会越来越高，所谓“老龄化社会”已在眼前。对于“老龄化社会”这一个词儿，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怎样，我个人是有反感的。这是一个舶来品，是洋玩意儿。它硬是以六十岁为界把人类切成两半，六十岁以上的所谓“老龄”，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。不管话说得多么好听，这种做法不利于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，不利于安定团结。这是西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社会的产物，有悖于中国古代的德治。《孟子·梁惠王》说：“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”我认为，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，尊老是中国历代所重视的。

我决不是由于自己年老才为老年人辩护。我也反对现在非常流行的“余热”这样的词儿，不管老年青，热都是热，难道老年人的热是凉的吗？就以收入本集的诸位老人来说，钟（敬文）老已经年近百岁，但仍然孜孜不息，讲大课，带研究生。把这样的老人打入另册，难道算得上公允吗？集中另一位老人侯仁之先生，名其文集为《晚晴集》，也表明了他宝刀不老。这个名称当然是来自唐人诗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。”这是中国精神。曹孟德那

一首有名的诗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是众所周知的。它提倡的也是这种永不停息地前进的精神。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吧。我认为，这种精神是我们永远应当提倡的。新世界出版社之所以斥巨资出版这样一套丛书，其用意大概也是想提倡这样一种精神的。故乐而为之序。

2001年8月15日

前 言

我从 1994 年调离北京大学后，虽然仍在校兼职并带博士研究生，但主要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上午要到机关上班，下午或是开会或是看文件，寒暑假没有了，每年却总有几次要到外地出差。因此，虽然我由于几十年形成的惯性而难以忘情于学术，但想要两头兼顾毕竟是力不从心了。

现在，我大致只能在晚上写点小文章，并希望今后还能继续写。之所以这样想，原因有三：一是对写文章仍然有兴趣；二是仍想与学术文化保持一点联系；三是认为写作有益于养生保健，特别能防止老年痴呆。这第三个原因可以说是我坚持写作的主要动力，所以有必要再说几句。

大家都知道“生命在于运动”。故而许多老人为了健康长寿而坚持在清晨作各式各样的肢体运动，这确实有益。但我认为，养生之道最为重要的毕竟在于运动大脑。因为大脑是指挥肢体的；只要大脑

比较健康，肢体方面即使有些小小病痛，也似不足为虑。而要使大脑得到运动，最佳的选择便是写文章。心里有个题目想写，如果不动笔，就总觉不舒服；文章开了头，更不由自主地被逼进了只有写完才能解脱的心境之中。于是，像我这种毅力不强的人也就能使大脑的运动得以坚持。再则，写了文章在报刊上登出来并有稿酬，还能结集成书，这多少也算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，而成果则又促进了写作的兴趣。说老实话，肢体运动我也曾试作过几种，可是坚持了十天半月，什么成果也看不见摸不着，于是就没有足够的兴趣与毅力再坚持了。不能坚持还得给家里的人有个像样的交待，所以我便发明了“大脑运动胜过肢体运动”这一医学上的创新之论；此论目前虽只是“大胆假设”，但通过“小心求证”是可望得到证实的。

我写文章主要只能在晚上，但“产量”似乎也还可以，这就要归功于女儿舒年的协作。我们的协作方式有二：一是我经过酝酿对她讲想写一篇什么文章，把主要的意思说了，由她去铺演成文，我再作一点加工；二是见面时常常谈到一些学术文化等问题，如果谈得有点意思，就由她去写成一篇文章，或者就写成对话，然后仍由我定稿。本书中的多数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只有收在第二部分中的诸

如《风物忆旧》、《地安门桥头的馄饨》之类，才纯出我的手笔。此外，本书中也收有几篇她个人写的文章，那却不能说是为了“养生”而作的。

在本书中，对话体的文章收得较多，我想对此作点说明。将近二十年前，钟敬文先生看了我的几篇论文，说我的文章写得太“紧密”，使我感到一针见血，深受教益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“文章贵疏”的观点，认为司马迁的文章就高在一个“疏”字上。对这个论点，我自觉颇能领会；无奈自己写文章却总是进不到“疏”的境界。于是就试用对话体来写，为的是使段落、层次间的联系显得松散灵活一些，以便读者看起来不那么吃力。其后，陶大镛先生约请几位老先生为《群言》杂志的“文史漫笔”专栏写稿，我也敬陪末座；在第一次聚会时陶老就说：“‘文史漫笔’的特点是个‘漫’字，文章要‘漫得起来’是不容易的。”我知道自己的文章“漫”不起来，就往往以对话体来搪塞。最近又看到季羨林先生一篇文章，把散文作者分为“松散派”和“经营派”两类；我并非散文作者，但就一般的写作而言，我实是个习惯于“经营”却又非常向往“松散”的人。尤其是随着“写作养生”意识的增强，我现在更加希望文章写得松散；但作了努力却又没多大长进，故而仍然只能用对话形式来冒充松散。我想，

我写作既是为了养生保健，就不应该让读者为看这些文章而费心吃力。我认为这一用心还算符合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精神，但究竟这些对话形式的文章能否使读者看起来比较省力，我却一点也不了解实际的情况，因此很希望听到读者的反映。

本书所收主要是 1997 年至 2000 年间发表的文章。只有两、三篇是 1996 年发表而未经编集的，还有两篇是今年刚刚发表的。

金开诚

2001 年 6 月 6 日